

江湖怪俠傳



江湖怪俠傳 第二集

第一回 金剪聲寒強人字塔 晴窗夢醒去髮留頭

上集書寫到姜文虎函請浙省制軍。點起五千精兵。遣將統率。殺奔會稽而來。官兵行到紹興地界。却被一個了不得的英雄。截殺一陣。便已完結。於今要寫入飛來剪正文。祇得將那位英雄的歷史敘出來。然後再繼續寫他如何截殺官兵。以及金家禍事如何結束的事實上去。（細目分清一見瞭然）看官們不能錯怪做書的太不爽快。不將金家的事迹。始終告一結束。反而不憚辭煩的生出許多枝節來。不由得不令人焦急。（祇要有好把戲看焦急誰來）殊不知我這部書叫做江湖怪俠傳。不過將金家的事迹。作一條線索。討賊黨的怪俠。一半在此處





登台。我不能爲一個怪俠。做了一回短篇小說。便算盡我做書的責任。
（何能這樣辦法）如果一鼻氣把金家的事叙完了。所有書中許多
離奇熱鬧的怪俠歷史。置之高閣。我這部書固不能叫做江湖怪俠傳。
且而不淺乾薄。做書的既無味。看書的也掃興。（對呀對呀）天空响
一個雷。（譬語奇絕警絕）在這响雷的時候。有雲有雨。有閃有電。做
小說又何嘗不然。不但做小說是這樣。畫師寫畫也是這樣。（對呀對
呀）如今且說這位英雄。是直隸天津的人氏。姓衛。單名一個傑字。
（點明姓名）他父親衛學田。是個保鑣的達官。生他弟兄兩個。兄名衛
俊。（點明家世）衛學田在北京鑣局的時候。江湖上都稱他叫大刀
衛。（三字甚新）論衛學田的刀法。直隸省找不出第二個來。可惜那時
後。兵部衙門。謀事的人太多。其實帶兵的將校。並用不着衛學田這樣



武藝。有了這樣武藝。反而沒有官做。（才大遭忌自古已然）衛學田生成傲骨。又不屑拿金錢送到金山上去。（妙語）有本領的人。除了做官。做强盜。若不替有錢人家保鑣。就閒得骨頭疼。沒有事做。（撫髀自憐。言下何等感慨）衛學田在鑣局裏混了半輩子。沒有餘一個錢。一則因為衛學田輕財好友。任你是和他面不相識的人。祇要有點本領。遇到為難的時候。你向他借一千。他不給你八百兩。二則衛學田任俠尚義。打的不平不少。凡有孤苦無依。沒有衣食的人。衛學田在這些事上。又用許多錢鈔。但是和尚到他那裏化緣。尼姑到他那裏化齋。他是一個錢沒有佈施。一碗飯不肯給他們吃。後來也沒有和尚尼姑敢到他門上去。（暗映下文）說來誰都不信。衛學田收過鑣局之後。回到天津。死了連棺材錢都是親戚朋友借的。（可憐）衛學田的夫人。老早死了。



兩個兒子又小。衛學田的妻弟吳兆如。在天津開烟紙店。小有贏餘。這衛俊又是吳兆如的大女婿。打從衛學田逝世以後。吳兆如便把兩個小外甥收養在家。聘了一位蒙館先生。教他們到書房裏讀書。（好吳兆如）那天散學回來。却不見了衛傑。（奇）據衛俊說有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尼姑。剛才把兄弟叫喚去了。喚去甚麼。却不曉得。（尼姑奇話是孩子語氣）這一來。可把吳兆如要躁死了。天津有一般拐孩子的人。不是和尚。便是尼姑。據說那時做拐子的。拐要那個孩子。便用手在那孩子的頭上一拍。那孩子就失了知覺。身不由主的隨他去了。衛俊也曾見那尼姑在兄弟頭頂上。拍了一下子。（如此叙來自然。吳兆如心懷魄喪）吳兆如是沒有兒子的人。最喜歡這個二外甥能讀書。家裏還有一個小女兒。準備將來把這小女兒嫁給衛傑。（好吳兆如）



這時吳兆如急躁得甚麼似的。四面八方着人分頭尋找。終是石沉大海。消息全無。（略束一筆）衛俊在十九歲上讀書不成就。學了個烟紙店的生意。吳兆如的大女兒。又是勤儉。又是賢淑。就在吳家正式成婚。夫妻倒也和睦。五年之內。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喚衛得龍。小兒子名喚衛得虎。（均是書中怪俠）這衛得虎才到一週之期。衛俊就害傷寒病死了。吳兆如的大女兒撫孤事親。處處能盡慈愛之道。其時左隣右舍。以及吳衛兩家的諸親六眷。無不交口稱讚。說他是好孩子。（以一賢婦引出一烈女來）說起吳兆如這個小女兒。名喚瑞姑。今年已交一十九歲了。生得面圓眉細。骨秀神清。如朝日之映芙蓉。面如青山之鎖翠黛。眉無異廣寒仙子。瑤閣玉人。（是神清骨秀。四句形容其美）生小兒便得人疼。甚麼人情事理都懂得。（二句言其慧）彼時曾和他



姐姐說說笑笑。他指着衛俊。對他姐姐稱姐夫。他姐姐便搔着他的臍肢窩兒。當作衛傑面前。說這是你的人。你不管他瞎說。就怪不得我。（寫小女兒嬌憨神情如畫）他說姐姐我不敢了。饒恕了我罷。他姐姐才鬆了手。他便板下面孔。說我配二哥哥管。不配你管。如果你再動手動腳起來。我便叫姐夫打你。他姐姐到底比他大四歲。聽他說出這樣話來。又見衛俊兄弟都報着唇邊笑。（如畫）他姐姐把個頭低下來。說放尊重些。不用叫妹夫笑你。（寫小女兒嬌憨氣習畫也畫不來）……他明白這個衛傑。同他將來的關係。是和他爺娘一樣。是和他姑父姑母一樣。（一片天真躍然紙上）每次衛傑散學回來。他都拉着衛傑。叫衛傑念書給他聽。好他爺娘照給他的月份錢。他一個也不用去給衛傑賣紙筆（好）那天衛傑不見了。他才六歲。家裏人都急得哭起來。第一



個他傷心（好）他長到一十七歲。他爺娘因爲衛傑十九死了。孩子又這們大了。他家做這生意。日有餘。月有積。很餘下一筆錢來。一般求婚做媒的人。幾乎把他家門檻子都跑破了。他爺娘問他。他總是含淚不答應。天天抱着兩個小姪兒。說有一個是他的兒子（直射下文）這一日。吳兆如在朋友家中。多喝了幾杯酒。那朋友便提起婚議。說城裏有個余大公子。是進士余龍圖的兒子。余大公子十七歲上已進了學。文才好。品貌好。家道好。又是一個書香門第。余龍圖欲與吳先生結成姻好。請我做這頭媒。吳兆如已準允了。回來告知夫人秦氏。秦氏說余家世代清貴。這頭親是做得。（不寫得余家堂皇正大。便顯不出瑞姑待衛傑的痴情）再來徵求他的同意（徵求二字妙）他一不羞澀。二不流淚。拿起一把剪刀。向咽喉上便戳。（以剪刀引起飛來剪法烈



女之成名以剪刀俠士之成名以飛來剪法）他母親嚇得跑過來。奪過他手裏的這把剪刀。手上已沾濕了一指。剪刀上冒出許多的鮮血。再瞧他咽喉上已戳了個小窟窿。幸喉管尙未戳破。（可知瑞姑已有決死之志）他父親只哭得滿臉是淚。將他一把抱住。摟在懷裏叫乖。（節烈出於一門可歌可敬）他姐姐也慄得跑到他房裏來。滴了不少的傷心眼淚。這兩個姨姪好像都懂了人事的一樣。尤其是那個衛得龍一聲姨娘一聲娘。捧着白裏透紅的小臉兒。哭個不住。（此兒亦篤於性情）他在這欲死不死的時候。忽地聽得衛得龍叫了他一聲娘。他心裏像似開了一朵花。頓時充滿不少的生氣。（爲至性所動）迴想我這姐姐同我是一樣的心苦人。我死了叫我姐姐更苦。（是這件事是我爺娘逼出來的。我就這們死了。外人都批駁我爺娘的不



是(是)萬一我表哥哥衛傑是不曾死。回來不見了我。又不是活活的苦死他嗎。看起來我還可以不死。(是)吳瑞姑這們一想。便向他爺娘要求。祇當多生一個兒子。不把他嫁給別人家。他情願伏侍爺娘一輩子。曲盡他的孝道。當然吳兆如的夫婦。是滿口應允了。謝絕了余家姻事。(簡潔)吳瑞姑的傷勢。經外科名家醫治之後。完全好了。頸項上祇有一個白菓大的紅癩。襯着那蟾蜍似的雪頸。格外艷美。(簡潔)光陰一瞥。轉瞬二年已畢。這天吳兆如正在店理結算賬目。忽地十三年不見的那個衛傑。從外面走了進來。(來得奇)衛傑打從失蹤之後。面目並沒大變改。吳兆如一見面。便認出是個衛傑。但見他衣冠樸素。神采飄貌。像個讀書人的樣子。(樣子奇)見了吳兆如。便喚了一聲舅舅。吳兆如把衛傑攔腰抱住。說。傑兒。傑兒。你我不是在這裏做夢嗎。你這



時從那裏來的。邊說邊笑起來。不由又想起他哥哥衛俊死了。反而禁不住心酸一陣。兀的掉下淚來。（是吳兆如）衛傑隨即又到內堂拜過舅母。（細）問及他哥哥死時的狀況。（細）見過嫂嫂。（細）吳兆如便問你被那尼姑拐到甚麼所在。這十三年是做的甚麼事。衛傑總是含糊不肯說出。（不肯說妙一說便出索然無味矣）但衛傑相離十三年來。別的也沒有異人之處。祇是肚子裏有幾句文學。（不顯其武術反顯其文學奇）一身輕飄飄的。風都吹他得倒。（不說其體魄如何壯強。反言其一身輕飄飄的文筆令人不測）吳兆如即邀了吳衛兩家的親眷。打開黃歷。揀了吉日。令衛傑同瑞姑諧了花燭。成婚之夜。衛傑見瑞姑頸項上。有一個紅癍。問明他的根由。直把個衛傑感激得甚麼似的。說難得表妹以真情待我。不妨把那把剪刀。交給與我。使我佩在身。



邊不忘妹妹待我的心腸（春雲漸展）當然瑞姑是歡天喜地的把剪刀拿出來。交給衛傑。這剪刀長有五寸。剪嘴以上三寸。剪嘴以下並頭似的一對剪把子。寬約三寸有五。是白鐵打成。並沒與尋常剪刀有異。（寫剪刀並無奇異之處）衛傑接過剪刀。把頭點了幾點。放在口袋裏。（黏頭是本書着眼之處）奇怪。（忽然說出奇怪二字。文筆便發出許多奇情怪事）打從衛傑從瑞姑成婚以後。雖然玉體親偎。香腮熨。貼說不盡的膩話柔思。畫不盡的恩山情海。衛傑並不曾享受那進一步的滋味。瑞姑也不好不意思對衛傑提出那進一步的要求。（怪事）瑞姑同衛傑睡在一個被窩裏。分明新郎在抱。及至一覺醒來。妙手空空。那裏有個衛傑。（怪事）點起一枝臘燭。仔細看來。衛傑的衣裳。還好端端的蓋在被上。踏板上仍然有放着衛傑的鞋子。（怪事）瑞姑只悚得



香汗淋漓。一句哎呀都沒有叫出。渾身像似受了催眠術的一樣。依舊沉沉睡去。(怪事)天明醒來。懷抱中却有一個衛傑。(怪事)瑞姑也曾將這話對衛傑問來。衛傑總是含笑不肯說出。(不說明妙)究竟衛傑是到甚麼地方去的。怎樣瑞姑在懷詫之際。連一句哎呀都不能叫出來。這些話除了衛傑。吳家是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匣劍帷燈耀耀欲現)不獨一夜是這樣。一月兩月也是這樣。(總叙一筆)瑞姑是個害羞的孩子。這些事在父母跟前都不曾吐過一字。(細)衛傑在日間幫同吳兆如料理店務。向不輕易跑出一步。(細)誰知天津到了一個外省的強盜。攏共做有四五十起的驚人案子。(此強盜果是衛傑非衛傑讀者不妨試猜一猜)許二寡婦家中。祇有一個小兒子。方才五歲。這強盜劫取他家三百兩銀子。還不打緊。那個小兒子。可憐被強盜



剝成肉醬。(駭極)東門有一家開豆腐店新娶新娘子。忽然兩個頭都不見了。床上沾濕了一大攤的血跡。(駭極)許秀才有一位小姑娘。年紀祇十六歲。生得也有幾分動人之處。居然被強盜看上了。三更時候。飛到小姑娘的樓上。除去小姑娘手上一隻金鐲。將小姑娘活活姦死。(駭極)買糖餅的小阿哥。窮到連褲子穿的都沒有。強盜在夜間闖到小阿哥家中來。將小阿哥一個人頭。砍成了兩半個。小阿哥的老娘。也被強盜砍去一隻膀子。(駭極)大生堂藥棧裏小老闆娘子。那日從娘家回來。在僻靜無人的所在。碰着這個強盜。被這強盜除去他頸項裏的一條赤金索子。小了環認得這強盜是二十多歲的年紀。說話不是本地人的聲音。到了晚間。這強盜便到了大生堂藥棧內。竟將他主婢二人。一乃一個。兩顆粉頭。都攬在廁坑裏。(奇文)照例捕頭是捉強盜。



的天津城裏這個外省的強盜。反而鬧到捕頭頭上來了。(好笑)薛捕頭有兩個小老婆。都是堂子裏的窰姐兒出身。二姨娘髻上上著一隻飛燕金釵。三姨娘指上戴著一隻金鋼鑽的戒指。薛捕頭沒有大老婆。這兩個小老婆。照例每天各向薛捕頭囉哩一陣。你要扶正。他要做大奶奶。薛捕頭評公而斷。誰先生下男孩子來。便誰做他的結髮妻子。(忙中偏有此開筆。叙出薛捕頭的家事。文情閃爍無定)論年分二姨娘比三姨娘大三歲。論牌面二姨娘却比三姨娘俊俏。不過三姨娘已身懷六甲。二姨娘的子宮裏。是空空如也。(窰姐兒居然身懷六甲。奇文)這一來。可把二姨娘要氣壞了。三姨娘更是不服。下二姨娘這口氣。那強盜倒也方便。(方便二字妙)忽然黑夜裏。蹺到薛捕頭的家中。伏在房簷邊聽了許多的閒話。不由跳進一步。招腿一下。便將那扇向



左的門板墮嘩一聲踢得飛起來（疾）那兩個妮子同聲都叫哎呀一個抱住了頭一個把手上戒指抹下來放在褲襠裏（好笑）薛捕頭便翻身過來喝問是那個個字還未出口那強盜手起一刀連頭帶腦劈死了薛捕頭（疾）回手又是一刀把二姨娘兩隻膀子一顆粉頭都削得飛落地下（疾）從粉頭上取了飛燕金釵（細）在強盜的意思本打算殺三姨娘的（君何知之）祇抵喝他不許聲張把他推到坑上一件一件的替他脫得精赤赤地從褲子裏搜出那隻金鋼鑽的戒指（細）待要無所不至的爲所欲爲倏見三姨娘的肚子大了禁不住氣死來用刀尖向他肚皮上這一劃抓出肚子裏血淋漓的一塊肉來（駭人）隨手又割了他的首級收了刀子把薛捕頭兩半個人頭一半個和二姨娘的人頭結紐一處一半個也用三姨娘的髮結了低聲笑



道你這兩個小蹄子。今世不成做這廝的正式婆子。祝你們來生再做他的結髮妻子罷。(奇絕駭絕趣絕)○前數層用虛寫此一層用實寫)似這等人命盜案。我一枝筆忙得寫不來。(輕束一筆)不但捕頭不能拿強盜破案。連天津知縣甘福生。甘大老爺後來。也不敢追比捕頭拿強盜破案。還有若干離奇案件。說來更外驚人。(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文筆亦離奇莫測)天津一個當保正的。姓韓名會慶。爲人機警有錢。又一知半解的。練得幾手拳脚。這天韓會慶清早起床。腦後摸不到一條辮子。(奇絕)再瞧他被窩裏的愛人。雲鬢千絲。也剪成個鴨屁股。(奇絕)把家裏的娘姨喚起來。那娘姨鬆着衣裳。跛着鞋。走進了房。一個髻兒。剪了個兩半個。(奇絕)三人都驚得莫名其妙。問家人等。在外面噪得一窩風。有的說我這髻兒被誰剪去了。有的說我的小辮子怎